



他笑了

重庆市黔江区民族小学校
五年级11班 齐羽菲
指导教师 付云华

我有一个小表弟，还在上幼儿园，十分天真可爱。说起他，还有一桩趣事呢！

暑假的一天，我回到了老家。刚下车，就看见姑父在田里忙碌着，小表弟也跟在后面。他眨巴着大眼睛问姑父：“爸爸，这瓜苗能结出什么啊？”“瓜呗！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嘛！”小表弟听了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小表弟陪姑父忙完，立马跑到自己的房间里，寻找他珍藏多年的“小金库”，嘴里还不停地喃喃着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那岂不是种钱得钱了？原来‘钱生钱’和‘一夜暴富’都是真的。”他从“小金库”里掏出了零零散散的一百元钱，跑到田边种起钱来。

当时正是下午，骄阳似火，那些石板烫得都能煎鸡蛋了。小表弟站在太阳底下，手里拿着一叠钱。他蹲了下来，将钱放在一旁，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将土壤扒开，然后将

那叠钱放进小土坑里。汗水像没关紧的水龙头，一滴一滴地落下来，浸湿了土壤和钱币。因为太热了，他的眼神有些迷离，但嘴角却是抑制不住的笑容：“大功告成！”他大喊一声。

姑父听见表弟的声音，立马跑出去，问：“什么大功告成了啊？”表弟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嘿嘿，爸爸，您不是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吗？那种钱也得钱喽！咱们就要一夜暴富啦！”姑父听了，笑得前仰后合：“哈哈！种钱怎么可能得钱！它又不是生命体！不劳而获，怎么可能？”姑父边笑边将钱从土里挖出来，拍了拍上面的灰。

小表弟听了，直直地愣在了那里。过了一两分钟，他尴尬地挤出了一个笑容。他笑了，笑得多么天真，多么可爱。

不劳而获，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

她生气了

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二小学
五年级9班 廖婉佳
指导教师 周晓珍

表姐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温柔和蔼的人，我几乎从没见过她除了笑以外的表情，直到那次……

那是一个周末，我受表姐邀请去她家玩儿。一进屋，我便被桌上那个小巧的绵羊石膏娃娃吸引住了，但我知道那是表姐最要好的朋友搬家前送她做纪念的，她十分珍惜这个“小羊”，每天都会仔细地给它涂一遍颜色。

可就是表姐这样宝贝的东西却在我和她不注意时，被表弟撞倒在地，随着“砰”的一声，空气瞬间凝固了。表弟颤颤巍巍地转过头，正好对上表姐那双充满怒气的双眸，她眉头紧锁，双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焰，脸色阴郁如暴雨前的乌云，紧抿的嘴唇不停地颤动着，似乎在克制内心的怒火。她缓缓抬起颤抖着手，指向表弟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她想说些什么，但或许是从来没这么生气过而不知要如何开口发泄。最终，表姐紧锁眉头，双眼泛着水光，走向房间，她的步伐异常沉重，仿佛她的脚下踩着的并不是地板，而是她心中的怒火。她进了房间，用力地关上门，一声沉闷的轰响，仿佛是对这个意外的无声抗议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阵隐忍的哭声传入我的耳中，我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，我得帮帮表姐。

于是我将表弟摔碎的“小羊”捡起来，去问了卖石膏画的老板该如何补救，按老板的方法买了修补用的材料，拉着表弟一起粘合，待材料干后用砂纸打磨，补救好的“小羊”虽然有点变形，但还看得过去。我让表弟把粘合好的“小羊”送给表姐，表姐看到“小羊”先是一愣，然后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瞬间明白了缘由，拉着我和表弟一起给“小羊”上色。

看着她脸上的笑容，我知道我熟悉的表姐又回来了。

他发怒了

重庆市黔江区民族小学校
五年级9班 李钰堃
指导教师 谢祖梅

人们的心情就像变幻的天空，有时晴空万里，有时电闪雷鸣。今天我的爸爸就像夏日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让人猝不及防。

晨光透过纱帘洒在我的课桌上，我却盯着数学试卷上鲜红的“64”直发愣。这个数字像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我手心直冒汗。往常总爱在窗台上唱歌的麻雀今天也格外安静，连飘落的梧桐叶都踮着脚尖轻轻落下，生怕惊动什么。

推开家门，我像只偷油的小老鼠贴着墙根往里蹭。正在看报的爸爸摘下眼镜，叫住了我。拿过试卷时，他的手指突然僵住了，喉结剧烈滚动了两下，原本舒展的眉头慢慢聚起沟壑，握着试卷的手臂青筋暴起。

“八加三等于十二？”他的声音像闷雷在云层里翻滚，“这么简单的题都能做错？”妈妈端着切了一半的苹果从厨房冲出来：“孩子知道错了，慢慢教……”可爸爸已经抄起了电视柜上的鸡毛掸子，细竹条在空中划出尖利的哨音。我见状“嗖”地钻进卧室，房门关得震天响。

竹条抽在木地板上的脆响惊得吊灯都在摇晃，爸爸涨红的脸像烧透的炭火，连镜片都蒙上了白雾。突然他抬手看表，重重地把掸子往桌上一拍：“回来再收拾你！”

说来也怪，防盗门“砰”地合上的那一刻，窗外的雨帘突然收住了。妈妈轻轻敲开我紧闭着的门，我闻到厨房飘来的玉米羹的甜香。挂钟滴答走着，那些被鸡毛掸子震落的尘埃在夕阳里缓缓沉降，就像暴风雨后重归平静的湖面。